

## 为了不被忘却的纪念

熊钰

作为整个中华民族惨痛记忆的南京大屠杀距今已有八十多年，相关图书不断被出版、讨论与关注。除了《东史郎日记》《拉贝日记》这类个人回忆录式的作品，也有《南京大屠杀档案》《南京大屠杀史》这类重磅学术研究成果。由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主编、资深记者陈旻撰写的《寻找马吉影片》，则是一部颇为独特的作品，它融个体讲述、纪实报道与历史研究于一体，追溯了旅美华裔邵子平及其所属“纪念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联合会”三十多年前在海外艰难寻找“马吉影片”这一大屠杀铁证的传奇经历。

美国牧师约翰·马吉冒死拍摄的“马吉影片”，是南京大屠杀唯一的影像记录。这一珍贵历史证物历经两次神奇的“失而复得”，成为《寻找马吉影片》书中两条交织并行的叙事线索。首先是在1953年，随着约翰·马吉的去世，“马吉影片”下落不明。直到1991年，由邵子平等人组成的“联合会”多方打探，才最终寻得原件，并制作成权威的37分钟版“一寸盘”。遗憾的是，该版本影片未能及时传回国内，再次消失无踪。2017年，《大公报》记者陈旻因采访与邵子平结识，两人多方奔走，耗时两年，让这份珍贵历史证物再次重见天日，并促成“一寸盘”原件“回归”南京。陈旻在如实记录自己的调查、推理与思考的同时，也细致地将众多人物、事件、文献资料进行拼接串联，准确而全面地还原了这段“马吉影片”背后的历史。



《寻找马吉影片》 陈旻 著 译林出版社

作为新闻纪实作品，《寻找马吉影片》的可贵之处在于，书中所述事迹不仅是对客观历史的冷静追踪，也暗含着一份精神的传递和接力。两次对“马吉影片”的找寻，都是由民间的非专业人士发起，其出发点也都是对民族与祖国的纯粹感情，并无半分利益的考量。除了邵子平，“联合会”的其他主要成员，如历史学家唐德刚、学者杨觉勇、企业家陈宪中等，原本人生并无交集，但都出于对日本右翼言论的义愤，才共同创立“联合会”，致力于寻回“马吉影片”，并在海外积极开展各种活动，自愿出钱、出力、尽义务，传播日本侵华相关史实。正如“联合会”会长姜国镇所说，他们是“只想伸张正义的一群‘热血’的中老年人”。

陈旻在对这段隐秘往事的追溯中，同样让人看到了中华儿女所共有的赤诚之心。由于邵子平及“联合会”寻找“马吉

影片”的事迹年代久远，又远隔重洋，许多相关资料早已无从查证，就连不少当事人也因年老记忆衰退而无法准确回忆出当年情景。对于一些重要的历史细节，陈旻不得不四处奔走，竭力“打捞”各种相关史料，一边多方比对、推理复盘。凡此种种，如她在书中所写，都只因觉得“南京是南京大屠杀惨案的发生地，我们有责任为这座城市的历史留证”。

与之前国内的17分钟版相比，37分钟版的“一寸盘”多出的不少内容，都是首次进入大众视野，而书中也一一给出了这些镜头的详细图文展示，以彰其历史价值。书中还补充了许多与“主线任务”相关的其他事件，它们绝非闲笔，而是与“马吉影片”紧密关联，同时也是对后者历史价值的印证与深化，其中《拉贝日记》的发现过程，就是一例典型。“联合会”对“马吉影片”的查找，不仅一开始就以《拉贝日记》为重要线索，而且最后“意外地”促成了《拉贝日记》的公开与出版。再比如，书中所记“联合会”在寻回马吉影片后的一系列公共活动，也让我们清楚地感受到，全书意欲达成的，并非对“马吉影片”命运的平白讲述，而是通过对事件及其时代背景的深度挖掘，构建出一种全局视角，让读者更深刻地认识这段历史。

无论是邵子平与“联合会”，还是三十多年后的陈旻，他们所完成的正义之举，都远远超出了自身的职责范围，无论是其历史贡献还是情感价值，都值得被书写和铭记。

(作者为出版社编辑)

## 从平常事物中采集惊雷

王晓静

今年的全国高考语文试卷，选用了作家周蓬桦的美文《霜降夜》，一夜间被读者们传遍大江南北，成为热门话题。认识周蓬桦是很多年前的事了，读他作品的的时间远比认识他要早得多。他的《浆果的语言》《沿着河流还乡》都曾是我旅途的伙伴，给我带来许多心灵的安慰和对生命的思考，而这次远行选择的伴手书《大地谷仓》，就从像泥土里刚刚冒出来的植物，带着蓬勃旺盛的生命力，让我从阅读中获得能量，感觉自己正在变得独立、强大和年轻。

我常常认为，散文是最自由的表达形式。而周蓬桦将散文的自由度发挥到了极致。他突破了散文所谓的章法和规则，带有极具个人辨识度和浓郁的生命气息，身体力行地进行一种文体试验，不拘一格地为读者提供崭新的人生体验。从视觉到听觉、味觉、触觉，仿佛一道美味大餐，或者一个隽永的画面、一个意味深长的印象派影视记录——小切口进入，从横向到纵向，越挖越深，信息量如春日盛开的花，在大地上展现一片缤纷，果实带着落花的伤感与泥土的芬芳，用简洁的一两句话收尾，一个完美的过程，就像盛满浆果的口袋，浓郁尽在其中，令人流连忘返。

若要把散文写得耐人寻味，说起来简单，做起来艰难。周蓬桦的散文在写作深度上与许多传统散文模式有本质的区别。那些流行的写作往往浮于表面，对要挖掘的事物浅尝辄止，没有能力或胆量再继续挖下去，无法为读者带来精神上的冲击力，而周蓬桦的散文绕道切入，从平常事物中采集非凡，抵达了惊雷般轰鸣的效果。

读周蓬桦的散文，不但可以感受各种视觉、味觉、触觉的愉悦，还会像被一种神奇魔力牵引，进入这位深沉儒雅的讲述者所创造的幽深境界，听其充满远见地讲述人与自然、与世界之间的关系，这些娓娓道来的哲理金句，将使你获得思想、情感、生命价值等全方位的收获。他的文字接地气，从不刻意过滤生活真实的一面，以带有悲悯情怀的笔调写树、花、草、鸟、狗、牛……完全遵守世间万物平等的原则，对待任何卑微的生命，都饱含着真诚与爱。《雪地上的狗》一文有这样一段话：“小牲畜在我眼前奔跑，它总是跑到我的前面，偶尔也会蹿到我的身后……它嘴里不停地呼出白茫茫的气息，我像它一样喘息……”字里行间浸润着怜惜与疼爱，对万物充满同理心，文字愈发亲切有温度。

“我与哥哥又吵架了，他把我拖到小卧室，用一根绳子把我绑在了床腿上，然后学着电影里的情节把毛巾塞到我嘴里。”（《回忆花楸树》）一个敏感少年苦涩又无奈的童年跃然纸上。哥哥当然不是十恶不赦的人，这完全是一个少年在荷尔蒙躁动时横冲直撞的行为。接下来，他会受到母亲的惩罚，“泪水不会白流的，所有的委屈都会得到公正的补偿……”读到此处，我眼前浮现出一个倔强的少年正淌着一脸委屈的泪水，不服输地梗着脖子。心酸、痛苦、无奈、委屈、倔强、期待，这才是一个少年真实成长的组成。

站在宏观的角度，生命何其短暂。一个作家要将这短暂生命的沧桑、悲怆、恍惚、迷离以及异质感全部通过作品表达出来，是一条异常艰难的路，周蓬桦始终在探索和尝试。读完《大地谷仓》，一种强烈的疼痛感迅速唤醒我身体里沉睡的某种非虚构的感觉，仿佛失忆很久的人在月光下突然找回了真实自然的河流，消逝的时光又回到生命之中。

(作者为山东省作协会员)



《大地谷仓》 周蓬桦 著 山东文艺出版社

## 中国新文学与美国文学

冯源

在笔者有限性的认知里，一直以来都认为俄罗斯文学是影响中国现代文学诞生和发展最重要的因素。之所以形成如此认知，是有其文学事实作为依据的：无论是鲁迅对契诃夫、果戈理批判现实主义小说创作方法的有益借鉴，还是茅盾对车尔尼雪夫斯基、别林斯基文学批评思想与精神的直接拿来，皆不同程度地受到俄罗斯文学的深刻影响。等而次之，才是日本文学、英国文学、德国文学、法国文学等对中国现代文学构成的影响。在《中国新文学中的美国因素研究（1911—1949）》作者吕周聚看来，美国文学是影响中国现代文学最为重要的因素，这无疑是一种独具慧眼的创新发现。

吕周聚具有鲜明的问题意识，能够从大家习以为常的文学史常识中发现并提出问题。他在《中国新文学中的美国因素研究（1911—1949）》的后记中这样写道：“关于中国新文学的起源，历来有各种不同说法，近年来许多中国现代文学史教科书基本上形成了一个共识，将胡适于1917年发表的《文学改良刍议》视为中国新文学诞生的标志。众所周知，胡适是在美国留学时写成了这篇文章，那么胡适为何会写这样一篇文章？胡适的文学革命思想与他在美国留学是否有关系？如果有，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如果胡适的文学革命思想与美国文学之间有关联，那么中国新文学与美国文学之间的关系又是怎样的？”他带着这些问题到哈佛大学做访问学者，与王德威教授交流，在哈佛大学的图书馆里寻找答案。从这段富有强论说性的表述里，非常清晰地表达出两个维度的思想蕴含：其一，作者对这个论题的发现，并非始于今日，而是早已在心里萌生；其二，把胡适在1917年发表的《文学改良刍议》看作中国新文学诞生的标志，并由此出发，深入而全面地探寻美国文学对中国现代文学发



《中国新文学中的美国因素研究》 吕周聚 著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生和发展的影响，这既是一个文学研究者应尽的职责，又是一名理论工作者理当完成的历史使命。

作者从宏观的角度来系统考察20世纪上半叶中美文学之间的密切关联，从中国作家的群体构成和对美国文学的翻译与传播这两个视角出发，展开对这个论题的论证和探讨。作者通过对有关资料的梳理统计，指出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有300余位比较重要的作家，其中的150多位作家都有或长或短的留学经历，留学美国的就有30多位，约占有留学背景作家的五分之一，包括胡适、梅光迪、胡先骕、吴宓、冰心、刘半农、梁实秋、闻一多、林徽因、林语堂、穆旦等。这些作家通过各自在美国的留学经历，对美国的历史发展、文明现状和美国文学有着亲身的体验和认知，从而不同程度地接受了美国文学的影响。通过查阅相关资料，作者发现早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文学便开始陆续被翻译介绍到中国，特别是在20世纪30年代，随着刘易斯、奥尼尔、赛珍珠三位作家先后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美国文学在世界文坛上名声鹊起，中国文坛也随之出现了译介美国文学的热潮。从翻译的对象看，既有爱伦·坡、惠特曼、马克·吐温等老一代作家，也有已

享盛名的年轻一代作家，如德莱塞、奥尼尔、海明威等；从翻译的文体看，则涵盖了所有文学体裁。在这一时期，中国现代作家不同程度地受到美国文学的影响，美国文学以不同的方式参与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建构。

作者运用接受美学的方法来研究中国现代作家对美国文学的选择与接受，突破了传统比较文学研究的方法。传统比较文学是将中美文学放在一起进行比较，从中发现二者之间的关联和异同。接受美学则强调作家的主体选择性，突出作家的不同选择。由此来看，中国现代作家并非照搬照套美国文学，而是根据自己的主体需要来加以选择接受。胡适和梅光迪同一时期在美国留学，胡适对美国文坛各种新的文艺思潮表现出浓厚兴趣，大学毕业后到哥伦比亚大学跟着杜威读哲学博士，并将其实验主义哲学思想运用到文学实践之中，大胆提倡新文学革命，主张用白话代替文言，用白话写作新诗，出版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部新诗集《尝试集》；梅光迪深受儒家思想浸染，到哈佛大学从白璧德读文学博士，接受了其新人文主义思想的影响，这使其思想趋于保守，反对胡适的文学革命主张，两个人之间的论争演变成后来新青年派与学衡派之间的论争。

作者通过研读现代作家所写的旅美游记，从中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这些作品虽然名曰游记，但其中很少有游山玩水的描写，大多是详细地记述参观美国著名的大学、报社、工厂等，目的是将先进的思想观念、科学技术和现代化的企业介绍给国内的读者，使国内的读者对美国社会有所了解，学习借鉴其有用的东西，从而改变当时国内落后的面貌，推动社会繁荣发展。作者由此概括出现代旅美游记客观纪实性、实用功利性等特点，揭示出现代作家的爱国精神。

(作者为西南财大天府学院教授)